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首届年会

学术论文集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会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首届年会
学 术 论 文 集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五四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55 字数：245,000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

•
统一书号：11097·49 定价：0.98元

前 言

这本论文集，是一九八〇年九月在西宁举行的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的论文选编。

西宁首届年会，计有来自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八十三个单位的一百四十多名史学工作者参加，会上收到的学术论文有七十五篇。这是我国建国三十多年来，世界中世纪史学科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

这本论文集中收入的十八篇文章，都是尚未发表过的。这些论文，在年会讨论的基础上，又经作者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为了避免重复，凡是年会后已在正式报刊上先后发表过的论文，均不再编入。所有文章的观点，都是作者个人的见解，不代表本会或出版单位，特此说明。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会

一九八一年七月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首届年会学术论文集

目 次

唐代驛国献乐考·····	陈 炎 (1)
祆教杂记·····	孙培良 (35)
《法兰克人史》书中的高卢社会·····	戚国淦 (46)
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市民与资本主义的产生 ——兼探中国封建社会迟滞发展问题 ·····	陈兆璋 (56)
十六世纪初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国家统一问题·····	孔祥民 (77)
试论日本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的问题·····	孙义学 (100)
评《不列颠百科全书·文艺复兴》 ——兼论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对文艺复兴的评价 ·····	庞卓恒 (125)
论以批判禁欲主义为中心的人文主义·····	贾问津 (138)
试论天主教会在西欧早期封建国家 形成中的作用·····	周祯祥 (149)
罗马·法兰克社会封建化的道路·····	梁作榘 (163)
十六至十七世纪英国在非洲·····	尤书蛟 (184)
简论日耳曼人、东斯拉夫人向封建 社会的直接过渡·····	王正平 (195)

中世纪英国城市形成过程初探·····	谢天冰 (214)
试论尼德兰革命的特点·····	尹 曲 (231)
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	郑如霖 (244)
初探俄国农奴制不断强化的根本原因·····	孔令第 (259)
镰仓时代日本的幕府政治及其特点·····	刘明翰 (274)
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	林振革 (299)

Articles at the First

Yearly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World History of Middle Ages

Contents

-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Orchestra Sent by Pyu to
the Emperor of the Chinese Tang Dynasty
.....Chen Yan (1)
- Miscellanea on Zoroastrianism.....Sun Peiliang (35)
- Galic Society as Seen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Franks" Qi Guogan (46)
- Medieval Cities, Bourgeois, and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in the Western Europe
—Research on the Slow and Stagnant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Feudal Society.....Chen Zhaozhang (56)
-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Capitalism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 Problem of Its
National Unification Kong Xiangmin (77)
- On the Problem of Transformation from Slavery
into Feudalism in JapanSun Yixue (100)
- Appraisal of the Article "Renaissance" in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the 15th ed.
—On the Evaluation of this Subject by the
Bourgeois Historians in the West.....Pang Zhuoheng (125)

On Humanism with Criticizing Asceticism as Its Centre	Jia Wenjin (138)
On the Role Played by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Early Feudal Kingdoms in the Western Europe	Zhou Zhenxiang (149)
The Way Leading to the Feudalization of Roman—Frankish Society	Liang Zuogan (163)
The English in Africa during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You Shujiao (184)
On the Direct Transition to Feudal society as Experienced by the Germans and the East Slavs	Wang Zhengping (195)
Preliminary Researches on the Growth of Medieval Cities in England	Xie Tianbing (214)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herlands Revolution	Yin Qu (231)
On the Movement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Zheng Rulin (244)
The Essential Cause of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Serfdom in Russia History	Kang Lingfu (259)
The Shogunate of Kamakura and Its Features in Japanese History	Liu Minghan (274)
On the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thin Slavery and Feudalism	Lin zhencao (299)

唐代骠国献乐考

陈 炎

前 言

我国典籍关于骠国献乐和各种乐器的记载，描述得非常详尽，尤其是《新唐书》，中外学者一致公认为世上最珍贵的文献，因而引起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他们引用我国文献，对骠国的音乐和音律等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我国在这方面至今仍然是个空白。

英国研究中缅关系史的巴克（E·H·Parker）是最早（公元一八九三年）向西方介绍中国文献中有关骠国记载的西方学者。但他只是把《新唐书》中关于骠国献乐的记载，简单地节译了几段而且把原来文献中的意思理解错了。例如他把公元八〇〇年南诏进《奉圣乐舞》和公元八〇二年的骠国献乐（详见《旧唐书·音乐志》）两者混为一谈^①，以致后来的许多西方学者都沿袭他的错误，以为骠国曾于公元八〇〇—八〇二年先后两次来华献乐，甚至连被称为研究缅甸史权威的哈威（G·E·Harvey）先生也不例外。^②研究缅甸古代史的学者鲁斯（G·H·Luce）教授，早在四十多年前（公元一九三七年），就开始写过有关骠国的好几篇文章，其主要史料都取自我国新、旧《唐书》和《蛮书》等。他在考证骠国的古地名时，虽然否定了法国学者伯希和的旧考^③，然而在二十年以后（公元一九五六年），他自己也推翻和修正了自己以前的考证^④。即使是他已经修正的考证，现在缅甸学者还是有新的不同看法^⑤。而我国学者，由于不了解以上情况，至今

仍在引证别人早就否定了的旧考。还有一些问题，如驃国的古名“朱波”、“突罗朱”和“朱江”等同驃国究竟有什么关系？中外学者研究了几十年还未解决，如我国学者陈序经教授一直到逝世，仍未解决他想解决的这个问题。本文目的之一，就是试图解决以上提出的这些问题。

其次，我国古籍文献、资料丰富，记载详尽。这是我们祖国的宝贵遗产，但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就拿驃国献乐来说，记载此事的各种版本，虽然不下十几种，如果我们加以仔细对比，就会发现许多矛盾，如献乐的年代、来使的身分和人名等出入很大，孰是孰非，莫衷一是。中外学者在引证材料时，往往以讹传讹，即使治学谨严的，也只好把有出入的材料都加说明。我认为这终究不是好办法。例如驃国来使舒难陀，在说他是“王子”时，就要加注说明在某书中说他是“王弟”。但他究竟是“王子”抑是“王弟”，还是不清楚。本文的目的之二，就是试图考证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

最后，结合驃国献乐对我国的影响，顺便谈谈韦皋的贡献。

一、驃国古名的来由考

驃（缅甸语称Pyu）是古代缅甸境内具有高度文化的一个伟大民族。早在唐代以前，我国典籍就有记载。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卷四中提到永昌郡境内有“僂越”和“身毒之民”；又说：“永昌郡有僂人”。晋·郭义恭在《广志》（散见于李昉：《太平御览》卷三五九、九五六）中曾提到：“罽国出桐华布（木棉布）……”；“梧桐有白者，罽国有白桐木（即木棉树）”；又《法苑珠林》卷三六也引《广志》：“艾纳香出罽国”。

上面记载都是研究驃国的重要线索。罽、僂、罽等都是驃的

同音、同名，只是音译时写法不同而已。永昌郡（今保山）位于中缅边境，不但是重要的商业城市，也是通往缅甸、印度的必经之地。可见早在魏晋期间，我国就有关于骠国的传闻，并且知道有木棉、香药等特产，通过永昌传入我国。其中所说“僊越”、“僊人”应该就是缅甸的骠族。“身毒之民”就是印度人。我们知道魏晋时佛教传布盛极一时，中国、印度和骠国都是崇信佛教的国家，而中、印、缅交通早已畅通，可以想象印度人必已到达骠国传布佛教或通商。在永昌杂居的骠人和印度人，不一定是该地的永久居民，很可能是来传教或经商的。公元四世纪后，由于中国境内发生长期的纷扰，关于骠国的记载少了。

到隋朝时，中国与真腊（今柬埔寨）有水路交通关系密切。因为从云南到骠国的陆上交通，由于西南傩族的动乱曾一度被阻。中国就从真腊得知其西面有骠国。但当时不称“骠国”而称它为“朱江国”。据魏征撰《隋书》卷八二《南蛮传·真腊》中说：“真腊国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属国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西南接车渠国，西有朱江国，……其国与参半、朱江二国和亲……”。上述朱江国，考其方位即在今缅甸境内的骠国无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朱江国，杜佑在《通典》“真腊”条中也说：真腊之西有朱江国，而《新唐书·真腊传》中却说：“西属骠”，《旧唐书·骠国传》也说：“其东有真腊。”这又为朱江国即骠国找到了旁证材料。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通典》卷一八七至一八八在“南蛮”上下叙述了我国西南边境和缅甸境内许多民族和国家包括南海诸国共有二十八个。这些都是研究我国西南边境和东南亚诸国较为详细的古代文献。唐代的骠国和我国关系密切，又是我国西南通往南亚、西亚乃至东南亚各国的水陆交通枢纽，而杜佑对它却没有记载。这是很难理解的。是不是他所说的朱江国在方位上正是新旧《唐书》中所说的骠国，朱江国和骠国是

一个国家，所以不再为驃国立传？陈序经教授生前曾于一九六二年提出过这个问题，他广证博引，下了苦功，但朱江国是否就是驃国，两者有何联系，因为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论证，不敢轻下结论^⑥，曾为此和我磋商。最近，我从缅文史料中喜获陈先生遍寻不得的一些史料，故特联缀成文，告慰先辈。

我国《新唐书·驃国传》说：“驃，古朱波也。自号突罗朱（《旧唐书》作“突罗成”），闍婆国人曰徒里拙。”（《旧唐书》作“徒里掘”）两者是同名异译，也是同音异写。关于“突罗朱”名称的由来，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考证。例如英国学者巴克认为中国人知道闍婆国人称驃国为“徒里拙”音同“突罗朱”是从闍婆国（爪哇）的来使中知道的。又说这个“朱波”或即藏语“T'upo”或“T'ufan”^⑦。但他的说法没有确凿史料可据，难以使人信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徒里拙”是缅甸语“Thayekhethaya”读法的对音，也同样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臆测。英国学者鲁斯和缅甸学者吴巴信认为“突罗朱”（T'u-lo-chu）和“徒里拙”（T'u-Li-chuch）是同名异写，都是称呼驃族的名称。此名源出公元一一〇〇年缅甸王江喜陀宫殿中用孟文镌刻的碑铭，因碑文中记载有：有缅甸族、孟族和Tircul“突罗朱”（即驃族）在一起跳舞。他们认为这个“Tircul”就是中国文献中记载的“驃，古朱波也。自号突罗朱”的来历^⑧。

缅甸学者吴耶盛还认为中国《隋书》中的“朱江国”和上述的“朱波”以及“突罗朱”都有联系。古代缅甸境内的驃族散居于伊洛瓦底江两岸，它的都城也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因此人们称当时的伊洛瓦底江为突罗朱江，也就是突罗朱人的江（Tircul's River）。因此，称驃国为突罗朱江国。为了称呼方便起见，就把前面“突罗”两字省略，简称为“朱江国”^⑨。这样，就解决了中外学者多年想解决而一直没有解决的朱江国就是驃国的问题。“朱波”也就

是“朱江”的讹称。这就是我国《隋书》和《通典》只记载“朱江”而没有记载骠国的原因；也是《新唐书》称“骠”为古“朱波”的原因。总之，突罗朱（成）、徒里拙（掘）、朱波和朱江，都是称呼骠族的一名数译。

二、骠国献乐的年代和来使身分、姓名考

我国史书关于骠国献乐的记载，是迄今世界上记载得最详尽、最有价值的文献。其中尤以宋欧阳修撰写的《新唐书》最为详尽。但是我们仔细对证各种史料也发现不少问题。例如献乐的年代、来使的身分和姓名等互相矛盾。今将我国主要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列表如下：（见表一）

综合表上所列，对比各种记载，把它们归纳起来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

- （一）骠国献乐的年代和次数，记载中有出入可能有重复；
- （二）骠国派遣的使节，其身分和姓名记载中有矛盾。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这两个问题：

（一）骠国献乐的年代和次数，按表上记载可归纳为：

1.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年）见原《旧唐书·骠国传》（中华书局新版本已校勘订正为十八年）、《太平御览》“骠国条”。

2.贞元十六年（公元八〇〇年）见《旧唐书·音乐志》、哈威：《缅甸史》。

3.贞元十七年（公元八〇一年）见《新唐书·礼乐志》、《白香山集》。

4.贞元十八年（公元八〇二年）见《旧唐书·德宗本纪》、《旧唐书·音乐志》、《唐会要》、《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哈威：《缅甸史》。

表一 驃国献乐年代和来使身分、人名表

文 献 名 称	献 乐 年 代	来 使 身 分 和 姓 名
《旧唐书·驃国传》 卷一九七 《太平御览》“驃国” 条卷七九	贞元八年 (公元七九二年)	遣其弟 <u>悉利移</u> 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应订正为十二曲)乐工三十五人。
《旧唐书·音乐志》 卷二九	贞元十六年正月 (公元八〇〇年) 贞元十八年正月 (公元八〇二年)	南诏异牟寻作奉圣乐舞,因韦皋以进。 驃国王来献本国乐。
《旧唐书·德宗本纪》 卷一三	贞元十八年正月乙丑 (公元八〇二年)	驃国王遣使 <u>悉利移</u> 来朝贡并献国乐十二曲,乐工三十五人。
《新唐书·礼乐志》 卷二二 《新唐书·驃国传》 卷二二下	贞元十七年 (公元八〇一年) (未记年代)	驃国王遣弟 <u>悉利移</u> 城主 <u>舒难陀</u> 献其国乐至成都。 内容同上。
《唐会要》卷一〇〇	贞元十八年春正月 (公元八〇二年)	南诏使来朝,驃国王始遣其弟 <u>悉利移</u> 来朝。又说因南诏重译,遣子朝贡。
《册府元龟》 卷九七二	贞元十八年正月 (公元八〇二年)	驃王始遣其弟 <u>悉利移</u> 。*以驃国王子 <u>悉利移</u> 为试太仆卿。
《资治通鉴》 卷二三六	贞元十八年春正月 (公元八〇二年)	驃王摩罗思那遣其子 <u>悉利移</u> 入贡。
白居易:《驃国乐》 《白香山集》卷三	贞元十七年 (公元八〇一年)	来献。
哈威:《缅甸史》 一九五七年校订本	公元八〇〇年至 公元八〇二年	以王子 <u>舒难陀</u> 为使。 两次遣使入朝中国。
《德宗致雍羌书》 《白香山集》卷四。		令爱子远副副庭……卿男 <u>舒难陀</u> ……

*原作“夷”,现订正为“移”。

看了上面的年代和次数，使人不免怀疑，从贞元八年至十八年，骠国竟然向中国献乐四次，特别是公元八〇〇至八〇二年几乎每年都有一次，我怀疑记载中有错误或重复，现试作分析如下：

我认为上面所列的四次中，最可靠的记录，应该是贞元十八年（公元八〇二年）那一次。因为《旧唐书》中“音乐志”和“德宗本纪”、《唐会要》、《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记载的年代，不但详细而且互相符合。贞元八年这一次，我们把《旧唐书》中“骠国传”、《太平御览》和《德宗本纪》一对比，内容大致相同，显然两者是一回事。贞元八年很可能是十八年漏了一个“十”字的笔误，而且缅甸史料也没有提及献骠乐这回事，因此不能成立。

贞元十七年（公元八〇一年）这一次《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很详细，说骠国使团这一年只是到了成都。如果我们与《旧唐书·音乐志》一对比稍加分析，就会知道贞元十七年和贞元十八年，这两者实际上也是一回事。因为前者说十七年到成都，后者说十八年正月到长安，这个时间的差别，正好说明了成都到长安旅途中所需要的日程。白居易说：“十七年来献”很可能是指从缅甸起程的那一年，也可能乐团在宫廷表演前一月，使臣就已到京，那么仍旧是贞元十七年。因此，似可断定贞元十七年也就是贞元十八年的这一次。

贞元十六年（公元八〇〇年）《旧唐书·音乐志》只记载南诏进乐作“奉圣乐舞”，并非骠国献乐。哈威在《缅甸史》中说公元800—802年骠国曾两次入朝中国^⑩，显然他把南诏进乐，误认为也是骠国献乐。所以最后的结论是：骠国献乐只有一次，最确切的年代应该是贞元十八年即公元八〇二年。

（二）骠国派遣的使节，据上表中的记载大致有这样的矛盾：

1. “遣弟悉利移”，见《旧唐书·驃国传》、《册府元龟》《唐会要》和《太平御览》。

2. “遣使悉利移”，见《旧唐书·德宗本纪》。

3. “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见《新唐书》中的“礼乐志”和“驃国传”。

4. “遣其子悉利移”，见《资治通鉴》、《册府元龟》。

5. “雍羌之子舒难陀”，见白居易：《驃国乐》诗。

由于上列文献中记载的不一致，中外学者往往对来使的身分和姓名，就各持一说，众说纷纭。有的根据上面1.说，来使是王弟，名叫悉利移；有的根据2.说，来使悉利移，但身分不明；有的根据3.说，来使是王弟而名叫舒难陀；有的根据4.说，来使不是王弟而是王子名悉利移；又有人(巴克)认为舒难陀并非人名^①。另外，《唐会要》中的记载上下文就有矛盾。上文说“遣其弟”，下文又说“遣子”。《册府元龟》中也有同样情况，上文说“遣其弟悉利移”，而下文又说“以驃国王子悉利移为试太仆卿”。

总之，造成这样混乱，不知孰是孰非，以致中外学者在引证史料时不能肯定，往往要加以说明。这主要是根据史料来源不同，没有进行对比和分析研究。我认为上面各种说法中，以“王子舒难陀”这一说法比较可靠。因为根据白居易《驃国乐》这一诗篇中，开头就有这样一句话：“驃国乐，驃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②这句话把上面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白居易的诗是在亲自观赏驃国乐时写的，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其次，《说郛》卷一〇〇中，开州刺史唐次写的《驃国乐颂》中有：“十有七年，驃国王子献其乐器躬总乐工，踰万里自至于蜀”这样一句话。它也是第一手原始资料，不但说明了来献乐的是驃国王子，而且也证实了到四川的

时间是在贞元十七年，那么到达长安的年代恰好是贞元十八年（公元八〇二年），它和上面考证的年代完全吻合。最后，我们还可以在《翰林制诰》和《德宗致骠国王雍羌书》中再证实舒难陀为王子。《致雍羌书》说：“……又令爱子这副闻庭……今授卿男舒难陀……”^⑬这封信很重要，它再次证实了来使是骠国王的“爱子”，名叫舒难陀。

哈威的《缅甸史》中说：“以王子舒难陀为使”，吴巴颖的《中缅关系》一书中也说：“遣王子……。”^⑭这也证明来使是骠国的王子。至于有人认为他的名字是“悉利移”，这显然是根据《旧唐书·骠国传》、《唐会要》和《册府元龟》所载“遣弟悉利移”之误。其实悉利移并非人名，而是当时骠国的九个城镇之一^⑮，而王子舒难陀就是这个城市的首长，也就是“悉利移城主”。因此，确切地说，应该把《旧唐书》、《唐会要》和《册府元龟》中的记载，都改正为：“遣其子，悉利移城主舒难陀……。”

根据上面各种史料的对比分析，我们不但确定了骠国献乐的年代、来使的身分和姓名，而且还校正了我国新、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等记载中的一些错误。

三、骠国来使的路线和日程考

关于骠国献乐的友好使团，从骠国的都城出发到唐朝的首都长安，走的是哪条道？路上走了多少日程？新旧《唐书》等文献，都没有明确的记载。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以前也没有人进行过研究。我们只能从唐代著名的地理学家贾耽写的《安南通天竺道》所记载入缅甸路线的第一条路线中，找到线索。据记载，这

条交通线是这样走的：从南诏的都城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西至永昌故郡（今保山）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入骠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旻城至骠国（都城）千里……（下略）。⑩

上列这条交通线是唐代南诏和骠国往来的主要交通线，也是骠国友好使团来我国献乐所走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有关地名，中外学者虽然作过一些考证，但有的旧考早被否定；有的学者修正了自己的旧考；也有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现在我把各家的考证和自己的一些意见考释如下：

1. 诸葛亮城——法国学者伯希和把它考在腾越（mo-mein 即“孟缅”）之西，怒江及龙川江（Shwe-Li 即“瑞丽江”）之间。也有学者据此考在高黎贡山分水岭上⑪。这个旧考已被缅甸学者吴耶盛否定。他认为应该考在龙陵。其理由是：龙陵西北为腾冲，西南为畹町—九谷。无论从腾冲经保山到大理，或者从九谷—畹町经保山到大理，都要经过龙陵。这个龙陵就是古代的诸葛亮城。它是中缅交通的枢纽，也是贾耽所记的两条入缅的主要路线，为什么都以该城为起点的原因⑫，我认为他的考证似比旧考可取。

2. 乐城——它就是《旧唐书》卷一九七“骠国传”中说的“北通南诏些乐城”中的些乐城，亦称么些乐城（见《蛮书校注》卷第三五八至五九页，Mo-Solo 意为么些人的乐城，即“Lo city of Mo-So”）。伯希和未考此城，我国学者一般都考在今盈江⑬。吴耶盛今考（以下凡吴耶盛今考，均简称今考）在遮放。他还认为新旧《唐书》中记载的罗君潜（骠国的二百九十八部落之一）就在该城的西南，即今畹町至九谷一带⑭。

3. 万公等八部落——这是《新唐书》记载中入骠国境最先到达的地方。以前中外学者还没有人对此作过明确的考证。今考认